

# 夜光杯的棋缘故事

陈日旭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是唐代诗人王翰所作《凉州词》的起首两句。从小读的诗句，长大熟练诵读，懵懵懂懂知道夜光杯之稀罕珍贵。多少年来，一直有一种敬畏和神秘感隐匿于心中。

一生爱棋之如我，除喜收集棋谱外，尤爱结交全国各地棋友，收藏与棋相关的纪念品。曾几何时，西北友人馈赠我一盒夜光杯，我如获至宝般珍藏于家中，平时不轻易示人。然偶有棋友来访，谈起棋经，兴致一高，便取出与客人同赏。

那是一盒高脚酒杯。外面木盒扁方形、棕栗色；长约23厘米、宽约16厘米、高约6厘米，盒盖与盒体合拢处装有铜质扣锁，开启自如；盒盖上书“精制夜光杯”五个隶体大字，下有一行英语字母译文，颇具端庄古雅之气。轻轻打开盒盖，内壁四周用金黄色织锦缎衬垫，6只杯子静卧其中，显得高贵堂皇。取出一枚端详，酒杯高约6厘米、杯口直径4

厘米、底座直径3厘米。酒杯整体呈黛绿色，杯壁薄如蝉翼，布满黑色丝纹；持于指间对着光照，顿觉玲珑剔透，温润可人，令人爱不释手。我与棋友边玩赏夜光杯，边侃侃而聊，俄而，我便坠入回忆长河……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赴甘肃肃州参加首届“敦煌杯”中国象棋国手邀请赛工作，历时近半月。其间，结识诸多西北棋友，赛暇，他们陪我游览金城风光，先登五泉山、后上白塔山、再跨黄河大铁桥；尝牛肉拉面、啃兰州瓜果、尽情领略西北地域的风土人情。

在兰州游玩逗留的日子里，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一日下午，棋友陪我到一个茶园溜达。进入大门，只见偌大的茶园里，茶客们除了可以

品茗聊天，还有听戏、下棋、打牌等活动。远远望去，绿荫深处有一古戏台，隐隐可闻高亢的板胡声、激越的锣鼓点子声，还有类似江南“绍兴大板”的戏曲声。朋友见我有些愕然，便热情介绍，此乃西北地方有名的剧种“秦腔”。当然，我是听不懂的，感兴趣的只有两军对阵的棋摊，于是我们便向有塑料布棚遮阳的棋摊走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棋盘和大棋子。那棋盘足有康乐球桌大小；棋子则如同广式月饼般厚实，且油光可鉴。走子，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砸”，声响大，威势足。由于棋盘面积大，坐着伸手够不着，可以站起来指挥三军。那几个用来冲锋陷阵的棋子，或许被挪动和被“砸”的机



会多，已出现裂缝，但不要紧，主人捆上两道铁丝，照样“将他一军”。

更有趣的是，这里下棋居然可以和唱秦腔有机结合。两方弈棋者背后都有数名拥趸，组成两大阵营，那架势如大京班里将帅两边罗列的旗牌官，又似古代员外身后簇拥的家丁，也像占山为王的寨主背后站脚助威的喽啰兵，两方壁垒分明。然

而，这些“帮腔人”既议论，亦不支招，只是独自抽烟，皱眉静思，可以说，他们的棋德十分上品。那么，他们是如何“帮腔”的呢？当弈主一步走定，立即会有助威的秦腔高调响起。之后，随着双方交替走子，两方的“帮腔团”也轮番出声，倒也秩序井然。我不谙此曲，但闻进攻方唱词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气势；而形势不妙一方似在低吟《凉州词》里夜光杯的后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自我安慰，低调苍凉。陇上棋风彪悍，西北棋友豪放，竟将古诗与棋艺结合得如此浑然一体，又演绎得这般完美！

花开花落，时光荏苒。回沪后的数十年里，我与他们鸿雁往来，电话沟通，互赠礼物，情谊日深。闲暇之时，我拿出夜光杯摩挲把玩，脑海里就会回想起当年的茶园时光，感念着与西北棋友的情谊。

# 暖手炉里的思念

胡胜盼



冬日行走乡间，看到老人们手提着暖手炉，闲坐在暖阳中，我就会思念故去的爷爷。我6岁前随着爷爷生活在乡间。山区里，冬天寒冷，那时没有电热取暖器，更没有空调，暖手炉便算是一件家当了。

爷爷是个读书人，早年间曾出外游学，家里留存的这件暖手炉便是他在游学期间购置的。爷爷学成回到乡里，创办了乡小学，自己担任校长，为桑梓文脉传承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

我出生后，爷爷格外疼惜我，他留给我的文化启蒙也点点滴滴化在了我的心中。冬天，是乡间农人一年中最空闲的时候。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在火塘里烧红木炭，接着把木炭放到手炉里，左手提着，右手拉着我，寻一个有暖阳晒到的清静所在，抚着我的小手放在暖手炉上，等身体都暖和起来了，他就会悠悠地跟我讲述起戏文故事和乡间趣事。那个时候的我，总觉得心就像暖炉一样，温温的，暖暖的，那祖孙相依的幸福永远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之中。

长大后，似乎天气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寒冷了。爷爷渐渐老去，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取暖的方式多了，但这个暖手炉一直保存着。在寒冷的冬日，爷爷偶尔仍会使用它，即便不用，也会把它寻出来，擦拭一番。这件手炉长约9厘米，宽约8厘米，高约5.5厘米，重约500克，炉身光滑无纹，造型大气简洁，盖顶凿刻镂空，有通透感，属于花卉开窗小暖炉，底部有“张鸣岐制”四字阳文篆刻。

据史料记载：张鸣岐，明末浙江嘉兴人，中国最有名的手炉制作者。张氏手炉选用精铸红铜，铜质纯净，可塑性强，光泽柔和，造型朴实而富有变化。炉体娇小，大不盈掌，炉壁厚约3毫米，锻打而成不加雕凿。光洁圆浑、平整素净。炉盖的制作工艺繁复，皆系手工制成再磨光。纹饰多为几何状的冰裂纹，及缠枝菊、梅、牡丹等，华丽精美。张氏手炉的特色是炉体不锈蚀；炉盖炉身吻合紧密，经千万次开合而不松动；炉的内壁光滑；炉底部都有刻款，书法有度，运刀流畅。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一书中曾说：“张鸣岐，嘉兴人，善制铜手炉，质匀花纹工致，以足踰之不羸，一时重之，呼为张炉，朱彝尊尝咏之”。

张鸣岐的铜手炉在明末清初时非常出名，有“大彬壶，鸣岐炉”的说法。因此他的手炉历代都有许多仿品，现在市场上见到的张鸣岐铜手炉基本上都是后世仿品。爷爷的这件暖手炉购于上世纪初，所以基本上可以判定为仿品。即便如此，这件暖手炉的做工也是相当地道。更为重要的是，在爷爷和我的心中，这件暖手炉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那上面有着爷爷少年游学的记忆，也凝聚着暖暖的祖孙温情。爷爷离开我已经有十多年了，如今睹物思人，更觉念深情切。

# 梅花朵朵暗香来

刘国斌

庚子十月，纪念郑逸梅先生诞辰125周年文献艺术展在上海文史研究馆开幕，在展出的郑逸梅先生的书画藏品中，我得以目睹当年海上书画名家为庆贺郑逸梅老先生90大寿而合作的《寿相》书画原作，王退斋先生绘郑老先生肖像，施南池先生绘梅竹，王华先生绘松树，其他尚有朱孔阳先生、柳北野先生等老先生的祝寿题字。

睹画思人，让我再次思念起我青少年时代的书画老师王华先生。王华先生，生于1911年，1990年故世，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拜张善子先生为师学习书画。我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由谢冷梅先生带至新肇周路王华先生家开始向其学习书画的。

我所收藏的这幅王华老师的国画《梅花》，画得遒劲、挺拔、梅枝干一浓一淡，一枯一润，构成强烈的对比，同时也交代了前后的空间关系。题跋为：“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月明乱峰西，有客泛孤艇。除去数

卷书，尽载梅花影。”王老师的书法像极了板桥体，错落有致，恰似那大珠小珠落玉盘，趣味盎然。落款为：戊午腊月写于思补草堂，河间王华。当年王老师得知我父亲也是来自燕赵大地时，找出了这幅精品画作赠送给了我的父亲，为此补款：世勋乡兄教正，弟王华，时年七十。转眼之间，父亲也去天国多年了，这幅国画《梅花》将成为我永久的珍藏。

王华老师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周去翔股路二军大干休所教离休的老将军老干部学习书画，和他同时担任教学的是舒伯展先生。我也曾经多次跟随王老师一起去干休所，他教老干部画画，我就在旁边临写书法字帖。有意



思的是，每次中午下课之后，王老师和舒老师是各自跟着老将军去他们家里吃午饭的，老将军们也是轮流负责安排的。我去了之后，也会被某位老将军带回家去吃午饭，而去得最多的是宋铎声家，因为他也是我们的河北老乡，他经常是主动提出要带我回家吃饭的。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王华老师后来还搬到四川北路居住，他们在新肇周路的家也早已拆迁了，记得他儿子是非常能干的，多年不见，他们应该都好吧。

大概三年前，得知山水画家于学波兄任职二军大，于是在微信中就和他聊起是否认识那几位老将军和王华老师？巧的是学波兄那时候正是借住在二军大干休所徐远谋将军的家里，也正在学习书画，关于王华老师和那几位老将军，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后来，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狠狠地喝了好几杯酒。

# 瓷片和蝉翼拓

吴岱如



我学习瓷器鉴定，是从收集瓷片开始的。瓷片不仅是承载时代信息的标本，有些图案完整、画工精美者，极有收藏价值，虽残犹珍。

龙纹系列是我喜爱的瓷片专题之一，经历数年留心，小有收获，各朝各代，各种各样，皆有收藏。其中有一类是从景德镇市场获得的白胎暗刻龙纹瓷片，系官窑黄釉或素三彩碗、盘的半成品，因为当年有瑕疵，未及上釉便摔毁掩埋。然而我眼中残片上的龙纹却是完美的，它们庄重、威严，尽显皇家气派，令人爱不释手。只可惜照片不能展现其神韵，无法做成图谱。

于是喜欢书法的我自然想到尝试做蝉翼拓片，但是拓印这种浅刻作品，难度很大。我找来相关书籍依样画瓢，手头正好有拓印章边款的扎花纸，却屡试屡败，不得要

领。无奈之下，只好去求教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张鹏程先生。即便像张先生这样的老法师，也无十足把握，只答应试着帮我做做看。一周后，他还给我一张漂亮的蝉翼拓，那是一幅嘉庆官窑龙纹，线条流畅、身形矫健、气势凌厉，尚存盛世遗风。他说先要用白芨水或胶水的稀释溶液打湿扎花纸，平贴在瓷片上，并确保纸张嵌入所有线条。待其将干未干时，用细绸布裹棉花球做成的小扑包，蘸淡墨，从外及内，由淡渐深，自然可成，关键是不能性急。按照张先生的指点，我果然制成了不少拓片，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帮同学们“义务劳动”。

有一天，恩师朱裕平先生托我为两枚

珍贵的建盏标本拓印“供御”和“进盏”的款识。当晚回家很顺利地完成任务，效果不错，尤其是“进盏”二字，颇得颜书风韵。正自鸣得意之时，“供御”瓷片掉落，摔成两片。我深感懊悔，有负老师重托。先父见状，安慰我说他会用胶水把它们黏合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破损的瓷片已经复原，严丝合缝，只可惜修补的痕迹还是很明显。彼时先父已逾七旬，老眼昏花，这番修补确实颇费心力。我怀着惶恐之心去见朱老师，表达歉意。老师毫不介怀，还拍拍我的肩膀，让我不必放在心上。

2018年，朱老师的《中国古瓷铭文》付梓，第63页有“供御”瓷片和拓片的图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标本中间有一道裂缝，而拓片上却没有。今天的我早已不做拓片，看到书中的这一页，心中感念先父的体贴、朱老师的宽厚和张先生的指点。

# 藏得墨床饰书案

陆家仕



旧时的文房用品种类繁多，较为常见的大件文具有笔筒、笔洗、笔架、笔盒、水盂，小件用具有墨床、砚滴、镇纸等。其中墨床用于放置用过的墨块，让其自然风干。

墨床出现的年代很早，目前能见到的早期的玉墨床，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到了明代，随着制墨业的繁荣，墨床也变得流行起来，至清代，文房雅玩发展鼎盛，墨床的材质从青铜、玉器，发展到陶瓷、象牙、红木、漆器、琥珀、玛瑙、翡翠、景泰蓝。它也从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兼具实用性与赏

玩功能的收藏品。十几年前，我收到一件粉彩几案形的墨床，背有“慎德堂制”的款识，似是道光官窑器。给藏友们看，都说是仿的，我心里没底，拿给一位行家看后，对方提议以200元收购，我同意了。之后，那人转手以800元卖出。这件事后，我对墨床有了兴趣，遗憾的是之后很少在市场上看到墨床，传世品就更少见了。

多年来我仅收藏到3件不同材质的墨床，可见墨床的收藏难度较大，不易形成系列。

从目前的传世墨床来看，玉质墨床最多，也最为精致。玉质墨床温雅圆润，置于书案之上，极有情趣。清代的玉墨床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形状扁薄，其下有木座，墨床上大多有平雕花纹；另一类则为立体形状，造型富于变化，有的雕刻成书卷的样式，有的制作成“掌上家具”，显得古朴而精雅。还有一种用旧件改制的玉墨床，如明代素面玉带板就是用剑鞘上拆下的玉嵌在紫檀上制成的。